

百姓故事

■欧阳胜

“你,怎么回去?”在安静下来的杭州奥体中心,朋友望着漫天细雨,满脸关切。

“我搭黄飞鸿的车过来,等下一道回去!”我摇着轮椅,正准备随着人流离场。

朋友一惊问号:“黄飞鸿?”

“哦,是黄飞华,爱心司机……”我赶紧纠正口误。

这是我第三次和黄大哥“同框”,第一次是十多年前,在第七届杭州市“平民英雄”颁奖典礼上,我们都是提名奖。

两年前,黄大哥喜获第四届杭州市“最美助残人”荣誉称号,我们再次相见。他作为获奖者登台领

奖,我以首届获奖者的身份倾情讲述这届“十佳残疾人”的最美故事。

在刚结束的杭州市“十佳残疾人”“最美助残人”颁奖典礼上,黄大哥宣读了本届“最美助残人”名单,而我创作的主题诗也被专业朗诵者和残疾朋友共同演绎……

当天清晨,黄大哥先送一位血透病人去省人民医院,再拐到城西来接我,一起去奥体中心。

黄大哥依然清瘦,依然快人快语,让人不自觉地被他的热情所感染,根本看不出他已年过六旬,还曾罹患重病。他当天本来要和爱心车队的同仁,接送防疫人员去杭州北大门半山高速口防疫值勤,从3月20日开始,几乎天天如此,每天往返上百公里。

头一次坐黄大哥的车,头一次一路长聊。我们都实实在在、热衷公益,属于话不多、偶尔联系的挚友。我几乎每回出差到东站坐车,都麻烦黄大哥约车,切实感受着他们爱心车队司机师傅的贴心服务。

黄大哥的车很特别,车窗左上角贴着“黄飞华爱心车队”的小纸片,右下角则是拱墅区团委盖章的“防疫车辆”说明。更为特别的是,后排的车顶吊了一盒纸巾供乘客免费使用;后备厢有两根红塑料绳,那可是捆绑轮椅的“利器”。

在公益圈,黄大哥确实有的哥“黄飞鸿”的美名,不仅因为两人名字相近,更因为他的古道热肠,身上有一股侠义之气!20年前,他开

出租车时就成了FM93(浙江交通之声)阳光车队的1号车友,凭借精湛的车技,多次参与高速事故救援,飞车将危重伤员送往医院。在杭城的车水马龙中,他曾一口气连闯6个红灯,成功为一位因车祸而头部重创的3岁女孩赢得了抢救时间。生命无常,疾病无情,2013年5月,黄大哥查出胃癌中晚期,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。可身体刚有好转,闲不住的他就开起了网约车,在街道、社区支持下成立了“黄飞华爱心车队”,公益初心不改,公益之路更宽。随着车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他的手机成了社区居民24小时求助热线。疫情来袭,接送病人、取药送药、家政急修等等,大事小情,他总是有求必应。虽然越来越忙,他

的精神状态反而越来越好,每回去做术后检查,专家都啧啧称奇,不敢相信他的身体康复得这么好!

黄大哥相信,多做公益,有益健康!我也坚信是向善的正气和精神力量,帮他击退了病魔!他很庆幸,嫂子、孩子都很支持他。我发现他一下车,就找了个地方,吃起了随身带的葱油饼。原来他术后,胃变小了,要一日多餐才行。

“实在太忙了,孙女出生已经七百多天了,我只去看过她8次。过两天过两周岁生日,一定要去看看她!”那天,黄大哥特意到后台向工作人员要了一只亚残运会吉祥物毛绒玩具——良渚神鸟“飞飞”。

我想,如果“飞飞”有灵性,一定会护佑所有的好人……

难忘记

心中的老屋

■余喜华

长沙自建房塌楼事件,造成重大人员伤亡,刺痛了国人的心,也惊动了高层。日前,浙江省出台自建房安全整治三年行动方案,闻此信息,我禁不住一脚油门,开车回了趟老家。

父母不在家,老屋的门锁着,我们围着老屋转了一圈,又站在老屋前默默注视,沉思良久。

我家的老屋,虽没有周庄、乌镇的建筑那般华贵、典雅、雕梁画栋,但也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,实实在在的老家。

当时整个村落的建筑,共由六个院落组合组成,主体三个院落组合呈品字形,每个院落由两到三个U字形的多合院组成。其中一方是敞开的,在南边或西边建成三间一排的横屋。每个U字形的院落廊檐都是相通的,两个连接在一起的U型院子,连接处的房子就是廊房,特别是风霜雨雪天气,即使走遍院落的左邻右舍,不带雨伞都不会淋湿,见证了大合院建筑风格的人文关怀的智慧,展示了同住道地里给宗亲们带来的生活便利与融洽人情,充满温馨。

爷爷故世后的第二年,老屋西面架起了一座4.7公里长的高架桥,小河变通途,老屋的一角竟处在了桥的下面。此时老屋已被列入拆迁红线内,却因为某种原因被保留。后来,桥的西面,陆续建起了一个个物流停车场。桥上、桥下都是公路,桥上是飞驰电掣般的小车,桥下是轰隆隆一晃的大货车,每天地动山摇、风尘滚滚。老屋整天在车震和扬尘中抖擞擞,默默坚守。

又三年后,我们怕爷爷的那间木结构老屋禁不起折腾倒塌,便作了加固处理,砌了砖墙,更换了腐朽的梁椽,添置了厨卫设施。老屋便成为父母日常烧饭的地方,也成为我们兄弟姐妹在传统节日祭祀祖先后聚餐的场所。

相比于长沙塌掉的自建房,我家的老屋,更加饱经岁月的侵蚀和风雨的摧残,更加脆弱不堪。之所以屹立近百年不倒,是因为我家老屋,仅作为居住功能的物质属性,被我家几代人精心呵护,倍加珍惜。

此后,老屋又继续经历了无数次台风的考验,和日日车震波的袭扰,我们为其坚强感到油然的自豪。尽管我家的新旧老屋都符合作为危房的标准,不管它今后会不会被关注,会不会被列入危旧房改造,只要它继续坚强地屹立在童年的土地上,便成为我们常回家看看的理由和牵挂。

直击真相

靠什么营利

■王珍

逛闹市街时,看到新开的一间国学讲堂,环境清幽,素朴干净,古韵盎然。宽敞明亮的室内,木头的桌椅,少许几盆绿植。阅览区的书架上有各种书籍可自取。讲堂除了定时开设国学课外,每天晚间放一部老电影,周末还有各种演出。我仔细询问了一下,除了10元一杯的自助茶水,其他项目全都免费。不由得杞人忧天:靠什么营利?

都说,人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也许有人会反驳:不是也有人说“不问收获只事耕耘”吗?其实,仔细想来,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不要收获,而是要获取更大的收获。重点是在告诉人们,只有通过在自己的田园里勤奋耕耘,甘于付出汗水、体力和精力,不要患得患失,才能收获累累硕果,取得喜人的丰收和

璀璨的成就。再说了,情怀、理想固然好,但不以生存为前提,不都是海市蜃楼、空中楼阁吗?

我曾经认识一位没什么名气的诗人,他除了写诗什么也不干,一心一意要成为夺诺贝尔的大诗人。每次发表一首诗,就以开作品研讨会的名义请朋友们吃饭喝酒。其实,业内人都懂,在没得诺贝尔奖之前,靠写诗养活自己就是无稽之谈。两三元钱一行诗的稿费,已经是相当高价的了,能挣百元稿费的,那是天价。何况,哪怕是再有名气的诗人,也不可能是一首一首的。

知根知底的朋友,都很心疼诗人的那位靠做钟点工养家、供女儿上学的妻子。有一位作家多次推心置腹地劝他:“先好好谈生存,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,打理好自己的生活,再说诗和远方。”

我觉得这位作家的话特别善良、厚道、真诚,是在根子上点醒诗

人:你必须先挺起腰杆活着,作为高段位的情怀、志趣才会有所附丽。

现实生活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浪漫,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妙诱人。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大多是日复一日的重复,不免单调、枯燥,劳心劳力,还常常充满压力和危机感。

在现实的苟且中,像高晓松那样憧憬一下诗和远方,这没什么不对,本来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。但是有一点必须弄明白,光是美好的想象不能拿来当饭吃。只有踏踏实实地回归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,甚至是一地鸡毛,让愿望落地,才能体会到诗和远方真正的价值。

对某些只顾自己却不体会父母妻儿无奈的人,有不少人质疑:父母尚在苟且,你却在炫耀诗和远方。就像“世界这么大,我想去看”确实是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,但像我这样操心的人也不少:

“我也想去看看,但五行缺钱”“一定不要忘记带上钱”。

说到底,经济实力是1,情怀理想是0,有了1的存在,0才有意义。因为无论多么美好的情怀,多么远大的志向,多么崇高的理想,都是需要资本的。做公益也需要有金钱,当然还有爱心来支撑。即使只是想过一种有一块小田种点蔬菜,时常可以感受到“采菊东篱下”的田园生活,也得有闲有钱,至少要有足以支付温饱安居的最低生活成本。如果,连鸡都买不起,还炖什么鸡汤呢?所以,抛开实力谈情怀,要多无奈有多无奈;离开生存谈理想,要多苍白有多苍白。

再回到前面说到的那间国学讲堂,如果经营者有别的项目做支撑,或者有别的什么背景,对于而言,钱不是问题,这只是用来做公益的窗口,这是他的情怀,那我确实是瞎操心了。不然,碰到老板,我还是想问一句:靠什么营利?

笔随心动

坚强的母亲

■春和

母亲已是古稀之年,头发斑白,背略佝偻。母亲话很少,我印象中的她都是低头干活的背影。

母亲有八姐弟,她排行第二。外婆家在水网密布的灵芝公社,那里河道阡陌纵横,鱼米丰美。母亲8岁就随外公捕鱼卖鱼走市场了,20岁出头与父亲结婚。父亲是长子,母亲属长房长媳。母亲思想传统,崇尚“尊卑有别,长幼有序”,认为长房长媳要万事做在前面,给弟妹做榜样。

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,北风呼啸,屋檐挂满冰凌。母亲独自蹲在园子里剖鱼剖鸭,鼻子冻得通红,两手皴裂,母亲却从无怨言。生产队赚工分,母亲不愿落下一天。我与姐只差一岁。母亲一大早左右手各抱一个孩子送去奶奶那儿,傍晚从地里回来,再左右手各抱一个回家。如今的年轻人养一个孩子已累得手忙脚乱、暗无天日,那时的母亲同时抚养两个孩子,又要在生产队考勤满分,不知她的日子有多凌乱,她的生活有多艰辛。

生产队实行工分制。我家六口人,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,工分除了换口粮,没有多余的闲钱。父母起早摸黑在房前屋后、沟沟畔畔种满农作物,如南瓜、绿豆、乌豆等。成熟了,由父亲挑上埠船,再由母亲去城里卖。

“到城里的埠船一天只有一班,上午7点开船。你爹早早挑上去,我乘到小城北桥下船。船里人很多,我早些挤出去,把箩筐拖到甲板上。船一靠拢,我就挑担上岸,一直挑到大江市场。那里人多,卖得快,剩下的就挑到北海桥头卖。”母亲对四十多年前卖农货的经历记忆犹新。“我幼小跟外公卖鱼卖虾,晓得在哪里卖得快。”母亲侧着头若有所思。她想起了父亲?想起了外公?想起了荷担走巷讨生计的岁月?应该都是吧。母亲卖农货的钱用来赡养老人,给儿女读书、买新衣服。她心里放第一位的永远是家人。

父亲离世时,我们姐弟尚未未成年。为了养活四个孩子,母亲像个陀螺,整天忙里忙外。她在自留地里种的农作物更多了,茄子、四季豆、包心菜等。母亲还养大群的鸡。为了省鸡崽钱,母亲挑自家的鸡娘孵小鸡。她选个旧箩筐,铺上厚厚的稻草,把鸡娘和鸡蛋放进筐里。十几天后的晚上,忙碌的母亲放下手中活儿,对着昏暗的灯光照孵过的蛋。她仰起疲倦的脸,用粗糙的双手托住鸡蛋的两端,小心翼翼地来回旋转。见到内有未成形小鸡的,母亲微微一笑,把蛋放回鸡娘肚子下面;见到里面白晃晃的,母亲说是坏蛋,就另放他处。再过个十来天,鸡娘领着一队小鸡巡回出筐了。

家里全年几乎不出街,荤素菜都自给自足。

母亲一再叮嘱要好好读书,说会供我们到读不上去为止。由于家里经济困难,大姐半途辍学进了社队企业,与母亲共同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。许多年了,母亲对大姐一直满怀愧疚。我和弟弟读书引来别人异样的目光。有一天,我走过十字街头,旁边有人指指点点,说家里那么穷,蛮大了还读书,真当罪过。母亲说读书不犯法,随他们说去。

夜深人静,我的脑海常浮现十字街头被人指点的场景,想那些寒门的贵子背后必然站着坚强的父母。他们以坚定有力的臂膀托起孩子飞翔的信心与梦想。是的,我只是一个普通人,没有贵子的天赋异禀,在家庭困顿之际,在高考升学率极低的境况下,我应该停学去挣钱,但母亲把我送进了学校。她这是在背水作战,希望通过自己的艰辛劳苦,换来孩子的幸福生活。

若干年后,我和弟的工作稳定下来,大姐也开辟出一方事业新天地,家里生活日渐宽裕,可母亲的生活依然简单朴素,甚至抠抠搜搜,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像往常一样,她清早倒几班公交车,赶十几里路,去农村买菜。临近中午,她拎着大袋小袋,再倒几班公交车回家。她的理由是农村的菜新鲜,而我们知道那里的菜便宜。

今年春节,大家聊天,母亲无意中提起一个姐姐,说她生意亏了几百万,母亲拿出全部积蓄给她周转,事先约定一年后归还,一年过去了却音讯全无。我们这才惊醒,原来母亲的钱都用在帮助姐妹渡难关了!担心她没钱会找不到安全感,我们要拿钱给她。她摆摆手说养老金够用,有衣有食就知足了。

这就是我的母亲。她一路走来,饱经人生苦楚、动荡、无常,在勤劳、坚韧、知足凝聚的力量支撑下,平和地走进今天,走向明天。